



带你旅游

京城有“五坛八庙”之说，月坛为“五坛”之一，位于西城南礼士路西，曾是明清时期祭月之所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久闻其名，特此寻访问古，领略一份浓郁的“月文化”。

月坛 访古

□户力平 文/图

乘坐15路公交车到“月坛公园”站，下车后向南而望，一座高大的朱红高墙，绿琉璃筒瓦歇山顶，三券砖砌的大门映入眼帘，这就是月坛的北门。

进入坛门，首先来到“月坛公园建园记”牌前，对月坛的历史与文化有所基本了解。

月坛原名“夕月坛”，建于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是明清两代帝王秋分日祭夜明神（月亮）和天上诸星宿神祇的地方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重建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重修。清末坛庙渐废。1955年辟为公园，正式开放。

沿中轴路南行不久，见路西有一座高大的两层建筑，走近一看，是钟楼，绿琉璃筒瓦歇山顶，檐下彩绘旋子彩画。透过格栅网眼，隐隐可以看到顶楼悬挂的大钟。当年帝王举行祭月大礼时，在此鸣钟，以示祝福。

由此往南，就是月坛的主题建筑夕月坛，也就是皇帝祭祀月神的地方。而今被坛墙封闭起来，无能进入。据《月坛史话》记载：夕月坛台是由白石砌成的一座方台，高1.5米，14米见方。东南西北四面建有石台阶，台阶

均为6级。坛台四周围有矮墙，矮墙正东建有一座三门六柱的棂星门，西南北三面各建有一座一门二柱的棂星门。围绕坛台的坛墙为方形，周长九十四丈七尺，高八尺，厚二尺二寸，覆黑琉璃瓦。因为祭月要向西祭祀，所以祭坛的正门是向东的。

看过坛台，再往南走，为月坛的辅助建筑，有神厨、神库、宰牲亭、祭器库和乐器库。神库是平时安奉夜明神位之地，神厨则是祭祀前准备祭祀贡品的场所。而祭器库和乐器库分别为存放祭月时使用的祭器和乐器的仓库。由于年代久远，灰色的围墙尽显沧桑。

由此向东，沿甬路而行，再向北，是一座宁静的院落，坐北朝南，宫墙有三座宫门，中门为砖石结构歇山顶过梁式过木方门，覆绿琉璃，两侧为顺墙而建的小门。这就是月坛的具服殿，为明清两朝皇帝祭月时更换祭拜服装和休息的地方。

进入门内，顿觉宽敞。迎面是正殿三楹，坐北朝南，为绿琉璃筒瓦歇山顶，檐下斗拱，梁枋施金凤和玺彩画，正中悬有“具服殿”匾额。其门

柱子上悬有一副楹联，上联为“地镇中权看露冕宣风玉鉴冰壶同朗照”，下联“麟威凤共腾辉才登上选听霓裳吟月祥”。透过窗棂，见殿内悬有“典崇郊坎”之额，左右有“西兑斋心陈白琥，大田发咏庆黄云”之联。具服殿左右各有配殿三间，殿顶均覆黑琉璃瓦绿剪边，梁枋施旋子彩画。

当年帝王到月坛祭月，首先在此更衣，然后来到坛台，升坛行礼，读祝官大声宣读祝文“福我兆民”，借此希望月神能造福百姓，祈求平安祥和，随后上香，祭酒、献玉帛、拜月等。在诸多古代帝王中，以清代乾隆皇帝最为重视月坛祭祀活动。当政期间，他曾降旨对月坛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，并多次到此参加祭月活动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八月，他在此祭月后，即兴赋《秋分夕月诗》：“少采当秋仲，禋（祭祀）宗重夜明。九经循白道，万物荷西成。朔魄将临望，亏轮本是盈。银蟾与丹桂，齐语任闲评。”从诗中可以看出，他将月亮的亏与盈和世间万事能否如愿以偿相联系，希望诸事圆满有成。

漫步月坛之内，仿佛有一种穿越时空之感，既可追忆古代“秋暮夕月”之祭月、拜月之礼，又能感受浓厚的历史与文化。

领略月坛古韵之后，穿过坛墙南侧的步道——畅月坪，来到以“月”为主题的南园。与月坛的古朴与凝重相比，这里所呈现的是充满自然情趣的山水园林。而最具特色的是一处处以“月”命名的景观：揽月亭、夕月亭、邀月亭、霁月亭、爽月亭、月桂亭、疏月庭、静月轩、月华池、醉月林。紧紧扣住一个“月”字，突出了“月”的诗意与意境。信步登上西北角的揽月亭，举目远眺，园中景色尽收眼底。

最后来到南北园之间长达146米的垣墙下，一览以咏月为主题的大型碑廊。这里镌刻着七十余幅历代著名诗人咏月的诗词，集诗词歌赋与书法艺术于一体。漫步于此，那流传千古的咏月佳句，随口而吟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”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……

徜徉于月坛，曾经的祭月圣地，探寻着流传千载，美轮美奂的“月文化”，使人感受一种静谧之美。祈望有一个月圆之夜，能置身于此，体会一份“溶溶月夜花千朵，灿灿花前月一轮”的境界。

莲花山访野生杜鹃

□辛望 文/图

在我的老家南方的乡野，春天来时，杜鹃花是最平常不过的野花。触目所及，田埂边，山根旁，甚至山梁上，满山遍野的都是红色的杜鹃花。所以，南方人叫杜鹃花为映山红，那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采一把杜鹃花献给辛苦勤劳的妈妈，妈妈说杜鹃花不好养，得赶紧用清水泡上，然后养在水盆里，那花开得更艳了。妈妈又摘下一朵，塞到孩子嘴里——“你尝尝这春味”。有点微酸，但清新微凉，果然是春天的味道。于是，妈妈笑了，孩子也笑了。骑着黄牛，晃悠悠地走过那开满映山红的村野，摘几朵映山红，尝尝春天的滋味——这些，便构成了童年春天的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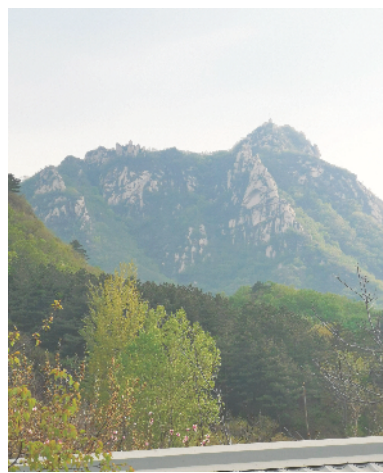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上了学，来到北方，落户进了北京城，离老家越来越远，春天回乡的机会，居然几十年也没赶上一次。所以，一到春天的时候，就越来越想念那种春天的滋味，我知道，自己可能得了“春愁病”，必须用野生杜鹃花才能治疗。

但是，在偌大的北京，要找到野生杜鹃花还真不容易。花卉市场里，杜鹃花是可以摆着出售的，但一看就

是盆栽植物，花朵开的很艳丽，就是缺少一种灵气。四处找人打听：在北京的山野，哪里能看杜鹃花？答案是两处：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，离城区足足130公里；密云冯家峪黄梁根村，今年节气反常，花未开全就败了。不死心的我又发动了我的护林员朋友，消息传来——延庆莲花山深处，有几树野生杜鹃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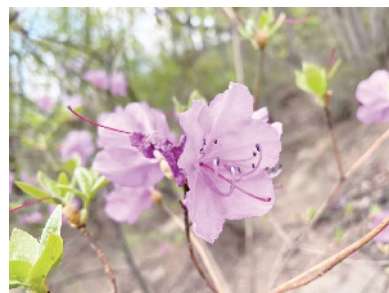
收拾行装，即刻出发。开了两个小时的车，然后徒步进山。可能是这里的杜鹃花没有走漏消息，山径上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几个“坚强的探花者”。路很难走，小伙伴几次滑倒。因为是暮春时节了，山上没有别的花了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丛白色的荆花陪伴着我们。翻过了山梁，又拐了数道弯，汗水流了不少，连杜鹃花的影子也没瞧见，小伙伴不免有些气馁——“在北方本来就难觅杜鹃花，这一趟不会跑空吧？”

正当惊疑不定时，忽然前方的小伙伴惊呼：“快来！杜鹃花！”大家伙一齐狂奔了过去，眼前顿时一



亮：在山谷的拐角处，赫然开着好几树杜鹃花。与老家的映山红品种不同，这里的杜鹃花略呈粉色，一种不艳俗但很亮眼的粉红，它们深藏在这幽谷当中，自在地开放着，一点也不张扬，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，让人走过去细细品赏。

从山谷往上走，又发现了数丛杜鹃花。它们与南方的扎堆式开花不同，虽然几棵树离得不算远，但



毕竟是独立的，而且姿态也各异，它们在这山野中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情态。从数量上说，这稀疏的几群，与南方的漫山遍野是无法相比的，但是，这几丛曼妙的野杜鹃，已经足够慰藉我们的心灵。小伙伴赶紧在微信上发朋友圈说——“不虚此行”。

我抓紧查阅了一下资料，原来老家的杜鹃花叫做春鹃，花色以深红为主，这里的杜鹃属于夏鹃，花色以粉红为主。春鹃好比少女，热烈而奔放。夏鹃则如少妇，端庄而蕴藉。不管怎样，能在北国的山野里，看到野杜鹃，欣赏到她冷艳而清丽的美，我们就很知足了。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山谷被晕上了一层深红。回首深谷中的野杜鹃，我们久久不愿离去。有诗为证：依稀童年梦里花，美人采撷窗前插。红晕吐丝双颊映，微笑春风化彩霞。